

中国与安哥拉石油业的合作风险及规避措施^{*}

亢 升

内容提要 安哥拉已成为大国石油利益博弈的重要国家之一。对日益借助国际石油市场供应的中国来说,获取安哥拉优质石油同样是石油外交的重点。鉴于中国与安哥拉良好的关系,两国的石油业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安哥拉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使中安石油业合作面临挑战。探讨中国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面临的主要风险和 challenge,以及进一步完善双方石油业合作的路径和方式,对中安石油业合作的长远发展乃至中国对非洲石油外交的战略构架具有重要价值,亦对中国有效规避海外石油业投资风险、保护海外石油利益意义深远。

关键词 中国石油安全 安哥拉石油业 石油外交

作者简介 亢升,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广州 510640)。

进入 21 世纪,中国日益借助博弈激烈的国际石油市场,并通过加强石油外交以确保国内石油供应安全。基于非洲石油储产量的持续增加和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中国也将石油外交的重点转向了非洲。但是,中国在非洲构建石油安全方略的过程中,既有机遇,也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以中国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为个案,深入探讨中安石油业合作面临的风险,进而正视中国在非洲石油外交中面临的挑战,可以加深对中国石油外交方略和政策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探求中国维护海外石油利益的路径与方式。

安哥拉石油资源前景及中安石油业合作现状

位于非洲大陆西南部的安哥拉,1956年开始生产石油。之后,石油产量逐步增长,由1956年的0.9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507万吨。1979年,安哥拉成立了石油部。20世纪80年代,安哥拉石油勘探获得突破,先后共发现了17个油气田,1985年全国石油日产量达23.1万桶。随着安哥拉内战的结束,石油勘探进入了新高潮,国际大石油公司如埃尔夫、埃克森-美孚、印度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Sinopec)等纷纷进入安哥拉石油勘探和开采领域。2004年,安哥拉石油日产量首次超过100万桶,达105.2万桶;2006年石油日产量为138.5万桶;2007年日产量为170万桶,预计2008年深水油田投产后,其日产量可达200万桶,安哥拉将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次于尼日利亚的第二大石油生产国。观察家指出,在下一个十年中,安哥拉有可能与尼日利亚竞争非洲最大产油国地位。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课题“非洲在中国能源安全与外交中的地位分析”(项目编号:127N7040350)的阶段性成果。

在长达 27 年的安哥拉内战中，由于落后的基础设施及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些援助国纷纷撤出安哥拉。在安哥拉经济发展非常困难、急需外援的关头，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援助安哥拉，开展与安哥拉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双边经济合作中，中国不限于单纯的资源开发，也注重安哥拉的产业发展能力和当地公益事业的发展，双方经济合作迅速发展。随着安哥拉大储量油田的发现，双方在能源开发与合作方面更加深入，中国国有石油企业甚至包括民营石油企业在安哥拉成功中标数个油区开采权。2004 年，中国与安哥拉签订了 20 亿美元的石油项目合同¹；2006 年 4 月，中国石化总公司与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ol）签署管理和启动协议，双方确定合作的方式^④；2008 年 4 月，安哥拉石油公司和中石化公司签署协议，成立中国石化—安哥拉石油公司，该公司将建设自己的炼油厂，预计 2010 年正式运营，届时，石油日处理能力为 20 万桶，会大大改变安哥拉出口低价原油而进口高价成品油的被动局面。在石油业合作的带动下，中国增强了在安哥拉农业、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援助与合作，同时积极参与安哥拉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的内战毁坏了安哥拉大量设施，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参加了安哥拉战后重建工作，这些亦成为中安石油业合作的坚实基础。

在安哥拉石油出口对象国中，中国居第二位（首位是美国）。在中国进口石油的国家中，安哥拉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第二位。2001~2004 年，安哥拉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长了 6 倍。2005 年，中国从安哥拉进口 1 746 万吨石油；2007 年，进口 2 499.6 万吨^④，已超过自苏丹进口的石油量。随着中安合作项目的运行，中国进口安哥拉的石油量会持续增加。

中安石油业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般来讲，当某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 5 000 万吨以后，国际石油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到该国的经济运行；超过 1 亿吨后，国家就应该有包括外交、军事和经济在内的有力措施来保证石油安全。^④ 由于中东石油出口形势的复杂化，中亚石油面临许多大国的觊觎，俄罗斯远东石油有日本的强烈竞争，拉美石油远水不解近渴的现实，非洲石油就成了中国在全球石油战略布局中的重点。目前中国从非洲输入的石油占进口总量的 30%，失去非洲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而言，非洲既是存在较多机遇的大陆，也是暗藏玄机的火药桶。随着中国与非洲各国合作的加深，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将遭遇多重挑战。^④ 显然，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而中国石油公司能在竞争对手林立的安哥拉站稳脚跟，与安哥拉不满西方石油公司长期垄断安哥拉石油上游市场，希望寻求多元化的合作伙伴有关，亦与中国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中安传统友谊及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等因素有关。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安哥拉探寻石油，中国的石油利益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面临美国的竞争甚至挤压

美国是安哥拉石油出口的第一大买家。由于石油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石油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波及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大计，因而掌控石油阀门成为大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控制世界主要能源产地和供应线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础和手段之一，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会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为此，美国一直在世界有关产油区追求主导地位，且成效显著。尽管如此，美国对其他大国的任何石油外交举

¹ 安春英：《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利弊分析》，载《西亚非洲》，2008 年第 5 期，第 21 页。

^④ 参见刘海方编著：《列国志：安哥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52~461 页。

^④ 中国石油网：中非能源贸易与合作现状，http://www.oilnews.com.cn/gb_fm_isc/2006-04/10/content_663299.htm，2008 年 6 月 23 日。

^④ 参见杨中强著：《当代中国石油安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7 页。

^④ 参见刘辉：《走进非洲，中国利益遭遇的挑战——以苏丹为例》，载《学术论坛》，2008 年第 3 期，第 55 页。

动仍十分敏感,特别对中国格外关注。因此,为霸占油源与其他石油消费大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同时,美国强烈的控制意识使它与许多产油国亦存在矛盾。而中国与石油生产国在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关系,与许多产油国关系融洽,增加了美国的猜忌和敌意。两国的竞争和对抗可能因出乎预料的灾难性事件而增强。¹美国一些学者和政治家不无偏颇地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意味着中美两国争夺世界石油将日趋激烈,在对石油产地的控制上,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在全球层面上全面接触。^④美国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确保能够获得国外生产的石油仍然对美国具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美国必须在重要的石油产地保持区域性的稳定和安全,以确保能够获得石油资源和确保资源的自由流动。同时强调,与非洲产油国的合作是“加强美国自身石油安全”的重要途径。^④为达此目标,美国不惜故意给中国抹黑,称中国对能源的“庞大需求”将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不仅会使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未来生态环境,还可能引发中国与他国的冲突,威胁全球油气地缘政治的平衡。甚至指出,这种状况将使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强硬,为能源不惜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抗。^④这种宣传,使美国石油公司容易对不断取得进步的中国石油公司从“零和”认知视角产生敌意,从而设置种种障碍。在安哥拉发现大量海上石油后,美国发起了针对安哥拉的石油外交攻势,以艾克森-美孚等世界级公司为主积极向安哥拉石油业扩张的同时,不忘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见,美国在争夺安哥拉“黑金”的过程中,势必对中国与安哥拉的石油业合作构成威胁。

(二) 面临运输线路与运输能力的挑战

由于石油运输线的分布严重不均匀,缺乏强大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的远距离运输通道必然是石油安全的“软肋”。中国进口石油除少量通过铁路和管道运输之外,93%通过海上运输实现,而且主要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中国从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的石油进口几乎全是通过海上线路运输,经过局势动荡不安的非洲和中东海域,面临海盗劫船、基地恐怖活动等多重安全挑战的漫长航线。这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中国石油进口的脆弱性。从运输能力看,中国目前控制的大型油轮承运能力大约为每年3000万~4000万吨,与中国石油进口增长不成比例。从进口石油的具体份额看,更是不成比例。仅就包括安哥拉的西非航线来看,中国船东所承运的石油进口为零。中国大部分油轮船队以服务国际油轮运输市场为主,而日本和韩国则承担了主要石油运输任务。^④因此,从运输路线和运输能力来看,进口安哥拉石油同样面临风险。

(三) 中国石油公司在技术、规模、资本、经营等方面同国际大石油公司有一定差距

尽管中国石油公司在陆上石油勘探、边际油田的开发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和开采经验,但在海上勘探开发技术方面还不够先进,不能同一些大的国际石油公司相抗衡,海上勘探开发技术的滞后对中国石油公司在非洲海域的发展速度构成影响。安哥拉是海上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2006年5月,中国石化集团竞标安哥拉7个石油区块中的3个油田开发特许权时,就因安哥拉评标委员会认为中石化没有深水油田开发技术而受挫。^④

(四) 安哥拉国内石油利益分配导致的政治动荡

安哥拉有种族纠纷、宗教冲突,以及政治派系斗争等不稳定因素,易诱发外资企业经营的风险。

¹ See A. I. Friedberg, "11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4, No. 1, Spring 2002, pp. 44-45.

^④ See Matthew Yeamans, "Crude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Race for Oil Security",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95, April 2005, pp. 48-49.

^④ 参见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120页。

^④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1/2002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④ 参见郑传贵:《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新常态与中国石油进口安全》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14~15页。

^④ 罗佐县:《中非石油合作前景看好》,http://www.hebcepi.com/html/2007/3328.htm,2008年7月27日。

随着石油资源的大量开发，安哥拉石油财富的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利益集团和民众瞩目的焦点。对石油资源（以及钻石资源）收益的争夺，导致该国长期政治动荡和战乱，使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联合国发展署对全球国家发展水平的几次排名，拥有丰富资源条件的安哥拉都居倒数十来位。直到目前，作为最主要产油区的卡宾达省，还在为石油财富进行独立斗争。¹

（五）安哥拉国内政策法规的挑战

目前，安哥拉正在修订本国法律和制度，对外资石油公司控制安哥拉石油资源的现象加以修正，以促进本地公司参与石油合作。安哥拉石油公司主管总经理阿比里奥在题为“石油天然气工业目标”的演讲中强调，一个新的合作与伙伴模式将是安哥拉本国公司在石油勘探和开发项目的决策与实施上享有最大主导权。他说，目前外国公司掌握着相关的资源、勘探、开发和生产进程，安哥拉应坚持本国公司更积极参与石油开发与生产过程，这应引起中国相关企业的重视。

（六）贸易产品结构单一，数量有限，无助于双方石油业合作

自1983年中安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安哥拉正逐渐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进口商品基本是石油、木材等原材料，石油进口主要是转口贸易。出口商品一般是轻纺、服装、鞋帽、杂项制品等日用消费品及数量极小的机械、家电产品。出口贸易经营主体多以个体商人为主，商品低档价廉，附加值低，经营规模小，行业单一。多年来，中国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贸易逆差大，两国贸易极不平衡。直接贸易较少，双边贸易额波动幅度较大。贸易严重失衡和产品单一，对两国贸易长远发展不利，也势必对两国石油业合作形成掣肘。

规避中安石油业合作风险的对策

中国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免除非洲国家债务和无偿培训非洲本土人才，积极参与非洲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为双方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在安哥拉内战期间，由于西方国家认为投资风险太高不愿融资，中国提供的融资解决了安哥拉对建设资金的需求；内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对安哥拉战后重建的援助附加很多限制条件，致使安哥拉无法获得启动资金，而中国提供的40亿美元贷款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双方约定用未来开采出的石油偿付，这种集融资、石油勘探开发为一体的成功做法被誉为“安哥拉模式”^④。非洲是石油消费大国竞争激烈的地区。面对安哥拉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重点研究规避石油外交风险的举措，探讨促进中安及中非石油业合作的长效机制。

（一）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加强与西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安哥拉石油出口的第一大国是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对世界石油资源的掌控和占有程度独占鳌头，我们应主动与美国全面对话，因为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知名石油公司实现了合作，就可直接借鉴欧美石油公司在非洲长期经营中积累的应对非洲政局、经济波动的经验。同时，与这些大国石油公司合作不仅可以共担项目风险，而且有助于中国石油公司不断丰富先进管理经验和技術，包括海上勘探开发技术。

（二）谋求与安哥拉石油业合作方式不断创新，将“安哥拉模式”树立为石油业合作的范例

安哥拉是一个资源丰富，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尽管其投资环境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投资会有很大的风险，但风险总是与巨大收益挂钩。在对待像安哥拉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时，更需要多从战略上考虑，在石油项目合作上，要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国家、又具可行性的合作方式。如提供不附加

¹ 参阅陈晟、陈昊方：《非洲石油病》，<http://cg.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212/20021200057627.html> 2006年5月16日。

^④ 赖枫鹏、李治平：《21世纪的中国石油外交合作》，载《资源与产业》，2008年第2期，第47页。

政治条件的巨额资金和对安哥拉基础设施投资,是帮助中国成功进入竞争激烈的安哥拉产油区的手段之一,这种“安哥拉模式”已成为石油业合作的范例。另外,中国在非洲的“股权换油计划”合作模式也值得在安哥拉实验和推广,其他合作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索。总之,这些合作模式都应秉承中国“互利双赢、共同发展”,“平等互利、公开透明”的合作理念,这样,才能够打造出双方长期合作的雄厚政治、经济和外交基础,并通过与安哥拉的合作经验和自身的良好声誉,攻破西方媒体散布的所谓“新殖民主义论”。

(三) 做好政府公关工作,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

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和资源国沟通时,应在多种场合表达中国寻求能源合作、共谋发展的意愿,充分阐明中国的和平能源安全观。强调为消除石油问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制约,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开展政府对话,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要加强石油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石油消费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要维护石油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应携手努力,共同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确保国际石油通道安全;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与矛盾,不把石油问题政治化。

(四) 加强海上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海上石油勘探和开发的能力

中国石油公司要想在安哥拉石油领域取得突破,海上勘探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包括安哥拉在内,未来油气资源异常丰富的西非几内亚湾,面向国际社会招标的区块都是深海油田。只有加快海上勘探开发技术研发力度,方能获取在这些区域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的机会,才能加强同资源国石油公司合作的力度,在石油上游产品上分得利好,真正减少风险,确保自身利益。

(五) 要把发展海权的短期行为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有效保障中国石油通道的畅通

短期内,要处理好与能源过境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保障石油运输安全,防止出现能源运输中断。从长期来看,中国要逐渐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保障中国海外石油运输线的安全。

(六) 加强投资风险和投资环境的系统评估,尽可能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由于安哥拉最主要的产油区卡宾达省还在为争夺石油资源财富而要求独立,经济、政治形势相对复杂。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加强对安哥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系统评估,做到谨慎投资。

结 语

未来数十年,石油仍将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能源无法替代石油的战略地位,“为最后一滴油而斗争”仍很可能是国际政治经济的战略主题。¹中国一方面要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和石油企业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占有率,应对各种石油突发事件和石油价格波动;另一方面,鉴于石油外交的相对低成本性,通过石油外交谋求石油安全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国的石油安全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还与该国对世界石油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如果过分依赖海外石油进口,必然对中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乃至国防产生重大影响,寻求能源多元化和提高能源使用率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能源安全是世界性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供需双方联系起来,把全球能源问题与全球经济失衡联系起来,通过构建国际合作框架,实现多方共赢,^④才能对能源的长期安全供应提供保障。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参见杨中强著:前引书,第16页。

^④ 参见管清友、何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国际能源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53页。

China – Angola Oil Co – Operation Risks and the Avoidance Measures

Kang Sheng

pp. 40– 44

With large number of offshore oil discovered, Angol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the oil interest games between world powers. Depending on the growing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China has diplomatically focused on Angola in order to obtain high-quality oil.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ngol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ased on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 Howev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Angola has also made challenges to the bilateral oil cooperation, and risks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It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 of China – Angola oil cooperation and for China – Africa diplomatic oil strategic framework, and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void oversea oil investment risks and protect its oversea oil interest to probe in to the existed major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 – Angola oil cooperation.

The Ghettonization of Jerusalem and Its Impacts

Wang Xinzhong & Che Xiaomei

pp. 50– 55

Ghettonization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phenomenon that a city is isolated for some reasons in its development. In its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Jerusalem has been the city with three major religions and two ethnic groups inhabited and interacted complicatedly. Furthermore, a series of Israeli Jewish policy were implemented in Jerusalem since 1967, which made Jerusalem a typical

Ghettonized city. There are different causes and features of the Ghettoniza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Jerusalem. The Jerusalem Ghettonization is imposing negative impacts on Israeli – 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solution of the issues of Jerusalem,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abian and Jewish ethnic groups and Jerusalem's peac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future.

Research on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Xia Xinhua & Peng Yanyan

pp. 56– 61

Regionalization of the laws in Africa is a new breakthrough and progress of African law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been the internal demands of Af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reasonable choice of African countries under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legal globalization and also been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egal cultures. The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made regional organizational laws and established regional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Harmonization of

Business Law in Afric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law in North Africa, the regional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legal cooperation at regional level has been conducted in peace-keep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While achieving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is meeting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such as social obstacles, legal corners and technical issues.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egal regionalization will be slow and gradual.